

大众文化中的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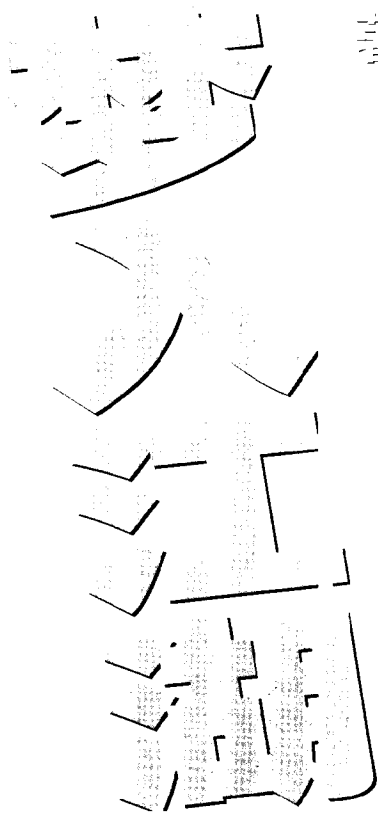
高小康
著

梦入江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高小康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入江湖:大众文化中的叙事/高小康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638-3

I. 梦… II. 高…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343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46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2.00 元

内容提要

武侠小说、好莱坞电影、电视连续剧……这些叙事方式虽然各不相同，却共同搭成了当代人的梦幻之幕，令无数人痴迷、伤感、神往乃至想入非非。文化学者高小康在本书中出入于梦幻与现实之间，赏读、解析、指点、挥斥，从容不迫地抵掌而谈，他的议论往往令人先是愕然，而后又有恍然大悟的快意。

目 录

上编：梦入江湖

侠与士 (3)

一、金庸：是侠还是士

二、四海惟兄弟

三、游荡的灵魂

庙堂、草野、市井与江湖 (26)

一、不同的世界

二、庙堂与草野

三、市民的世界

四、人在江湖

五、转笼中人

恩怨情仇 (53)





- 一、问世间情是何物
- 二、傻人有傻福
- 三、从做梦到梦游

正与邪 (77)

- 一、正义与侠义
- 二、大侠们的困境
- 三、男性的道德

中编：噩梦工厂

世界的好莱坞 (93)

- 一、《铁道卫士》与《阿甘正传》
- 二、《火车到站》与白日梦
- 三、从明星到大片

戏拟与狂欢 (117)

- 一、“无厘头”的自由
- 二、“她已经不咳嗽了！”
- 三、恶心的狂欢

走出高粱地 (138)

- 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



二、“入画的”房间

三、衣锦荣归者

下编：狭小的世界

客厅里的幽默 (157)

一、有客厅的生活

二、朋友的朋友

三、家里比较烦

晚餐后的伴侣 (169)

一、窥视者

二、品味感伤

三、“小燕子”的狂欢

四、正史与“正说”

谁喜欢小丸子 (188)

一、会跳的耙子

二、锁闭心灵

三、康夫和小丸子



上
编：

梦
入
江
湖



侠 与 士

一、金庸：是侠还是士

青光闪动，一柄青铜剑倏地刺出，指向中年汉子左肩，使剑少年不等剑招用老，腕抖剑斜，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那中年汉子竖剑挡格，铮的一声响，双剑相击，嗡嗡作声，震声未绝，双剑剑光霍霍，已拆了三招，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直砍少年顶门。那少年避向右侧，左手剑诀一引，青铜剑疾刺那汉子大腿……

这是《天龙八部》的起首，也是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情景描述。新武侠小说作者众多，流派据说也不少，但既然被称做“武侠小说”似乎天经地义地就该是以这样的打斗情节为中心。当张艺谋的武侠片《英雄》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有人冒冒失失地说武侠故事时是“打架”，曾惹得张艺谋大动肝火，以为是对武侠片的大不敬。其实说穿了，武侠故事中的所有恩怨情仇、是非纠葛，怎么可能离开“打架”而存在呢？





当然,说侠客们惊心动魄的生死相搏是“打架”,的确是有不敬的意思在里面。这恰恰也是不喜欢武侠小说和影视片的人们的典型态度。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金庸和香港新武侠小说登上了大陆。除了一下子冒出大批金庸迷和模仿、假冒乃至盗版的金庸之外,也引起了另外一些人的不满。许多不满金庸和武侠小说的人对这股“金庸热”嗤之以鼻,以为这种专门“打架”取乐、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肯定是昙花一现而已。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金庸和武侠小说非但没有昙花一现,反而从报纸到小说到电影、从电影到电视、再从电视到互联网和其他公众媒体,总之是越来越热闹。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人们再也无法漠视它的存在了。

在《天龙八部》书后的附录中有陈世骧写的一封信,信中说这部小说“然实一悲天悯人之作也……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这样的评价是否确切不去管它,重要的是,这种评价给了金庸和新武侠小说以一种特殊的观察视角和评价尺度。武侠小说似乎并不仅仅是“打架”。

前面引到的《天龙八部》开始那段打斗描写中,虽然个个身手不凡,其实与后面陆续登场的高手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晒。这当然是小说惯用的铺垫。但在《天龙八部》中,真正有意思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这就是当上面所讲的两位“无量剑宗”高手比剑时,在一旁看得莫名其妙的一位书呆子模样的段誉。开始时,这位书呆子好像完全



是个添乱搞笑的角色：人家在那儿使出一身绝技过招，他却把高手的招式当成不小心摔了个跟头，傻呵呵地笑起来，结果是挨了一顿揍。当神农帮要血洗无量剑时，他却不知深浅地跑去大发书生之论劝架，结果是不但自己、连帮助了自己的少女钟灵也差一点丧命。

然而随着故事的进展，段誉的形象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他以金庸小说中常见的奇遇方式歪打正着地获得了超乎一般侠客的特殊功夫——凌波微步、六脉神剑甚至还有可怕的“吸星大法”。当然，有奇特的武功在武侠小说中算不上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都是纸上功夫而已。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为什么将至高无上的功夫境界给了一个原本对武功一窍不通的书呆子。

陈世骥用“悲天悯人”、“佛法的无边大超脱”乃至“希腊悲剧理论中的恐怖与怜悯”这样深奥莫测的意义来阐释《天龙八部》，与书中段誉这个角色的特殊意义有很大关系。故事中的其他高手，邪者如段延庆、鸠摩智和慕容父子辈姑且不论，即使是正派的绝顶高手萧峰，在境界上终归还是逊了段誉一筹。而段誉的高处其实就在于他精通宗易之理，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型文人。

武侠小说当然要以侠客和他们的武功较量、善恶争斗和恩怨情仇为中心。然而在这一切之上却还笼罩着一层文人书生的睿智境界。在《天龙八部》的最后，所有的恩恩怨怨、所有的正正邪邪都归于寂寞，却成就了书呆子段誉的人生理想。这种大彻大悟的哲理境界使得金庸的故事有了一种特殊的色彩。这好像是与一般的、尤其是传统的侠客小说不大相同的地方。





其实,武侠故事中的文人意象恰恰是中国武侠小说传统中一个重要的性质。从中国叙事传统来看,侠客故事的经典起源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游侠、刺客故事。而这些故事的背后深藏着的,则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史学家司马迁的想象、情感和理想。所以在司马迁的笔下,真正的侠客都带有一种高贵气质,而不是什么头脑简单的好勇斗狠之徒。司马迁心目中关于正义的道德理想和对自由的向往正是通过这些无所畏惧的游侠刺客表现了出来。换句话说,侠客自古就是文人心灵的另一面。

金庸被拥趸们尊为“金大侠”,显然在这些金庸迷们的心目中,金庸小说的分量与小说中人物(即形形色色的侠客们)的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赞赏、推崇金庸的小说,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赞赏和推崇金庸小说中的武侠形象。抨击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大半也首先是冲着小说中的侠客们来的。有些凶狠的批评者则干脆称这些侠客们是“流氓”,然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批评“金庸骨子里也有流氓草寇气”。这意思基本上和批评《英雄》不过是“打架”的故事那口气差不多。

“金大侠”似乎真有那么一点“大侠”气,人们批评他的口气有时近乎恶毒的谩骂,好像他也没有(至少是表面上没有)怎么动气。但有一点让人想不透的是,他被浙江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却偏偏不愿顺理成章地指导文学专业研究生,而要去指导什么劳什子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当然,他或许的确懂些历史(想来不至于像有些批判他的人所说的“不大读史书”而且“史学史才史识一无所有”),但无论如何,浙江大学聘他肯定不是冲着他的历史研究来的。即使是铁杆的金庸迷,也决不可能弱



智到真把《鹿鼎记》当成历史著作。我们只能猜想他另有隐衷。

让我们来猜猜这位大侠想要什么。

中国古代的士人所追求的最高的生命境界是不朽,而这不朽又有三种情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对于一介文人来说,立德和立功是没有指望的事,剩下的就只有立言了。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刘勰写《文心雕龙》,都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是为了追求不朽的声名。古人“立言”的内容肯定不是写小说,因为在他们看来,小说不过是出于稗官的街谈巷议,是不可当大用的“小道”,沾不上“不朽”的边儿。因此历史上有些文人虽然以写小说成名,却最终仍不愿被人当做小说家。明代的拟话本短篇小说创作以“三言”、“两拍”最著名,创作“两拍”(即《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作者凌濛初因此而成名。但在凌濛初的墓志上对他一生的主要行状概括的是他作为官吏如何清正贤明、在遇到危难时如何忧国忧民、大智大勇临危不惧的事迹,而作为文学家的凌濛初却找不到了。显然在凌濛初的时代,士人的人生理想境界还和小说家沾不上边。

金庸虽然已经活到了二十一世纪,但在人生理想这一点上恐怕与凌濛初还有几分相似。他尽管被金迷们拥戴为“大侠”,但他似乎并不希望以此作为自己身份和形象的最高标志。他写侠客却不以侠自诩,而在他内心里倒是希望被人们看做一位具有哲理深度的历史研究专家。这显然不是谦虚。自从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后,撰写史书、以史鉴世就成了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一种使自己得以不朽的伟大业绩。从这一点来看,金庸是有些传统士人的情结。在他的武侠故





事中不仅是一个段誉,实际上几乎每一部小说中都或隐或现地有一个类似段誉那样带着哲理沉思意味的形象浮在所有侠客之上。这就是作为俯瞰历史和人生的真正“大侠”——金庸自己的形象。

二、四海惟兄弟

侠,的确是一个麻烦的概念。

关于侠的最早的定义,就是韩非所说的“以武犯禁”,似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异议。从这里我们可以确定侠的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武”,也就是说侠是要以尚武,即好勇斗狠为特征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肯定不是侠,哪怕是岳不群的“君子剑”,虽然看上去潇洒之致有君子风,但真急了照样玩命。二是“犯禁”,就是要干点违法乱纪的事,要惹些乱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要敢于甚至乐于惹乱子。仅就这一点来说李逵最像侠——他的最大乐趣好像就是捅乱子。就这两点而言,侠和盗可以说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鲁迅把侠和盗不加区分的原因。但实际上侠还有第三个特征,这就是韩非在说了“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后又找补的一句:“而人主兼礼之”。就是说侠在干了违法乱纪的事后还会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正是这种得了好处还能卖乖的特点使鲁迅觉得他们像是些专会“取巧”的伪君子,所以骂他们为流氓。

当然,“人主”也就是国君礼遇侠客的事基本上只是战国时代各国诸侯的事。后来的大一统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皇上,只有在稗史和

武侠小说中(比如《鹿鼎记》中的那位“小玄子”玄烨皇帝)才会和侠客打交道。但无论如何,侠客肯定是得到上层社会赏识的。自战国以来,侠们自己的一个重要的道义原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而这“知己”的标准通常是通过优厚的物质待遇体现出来的。上者有曹操的“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下者则有“乌将军一饭必酬”(《拍案惊奇》)中的一顿便饭。显然,能成为侠之“知己”的人当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

秦以后很少有战国时代那样裂土封疆的诸侯了,侠的“知己”因而也少了许多。毕竟,像孟尝君那样在门下养一大群鸡鸣狗盗、违法乱纪的侠客,在一个社会秩序常规化了的生活环境中不仅没有多少必要,而且可能招来麻烦。当侠们找不到知己出售自己的信义、勇气和武功时,就变得越来越像盗了。《水浒传》中的阮小七对吴用说:“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见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这话听上去既不像流氓也不像强盗,倒真有点像司马迁笔下义薄云天的侠客。或许这也就是宋江日日向往的“愿天王降旨早招安,心方足”的理想。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中圆了宋江的招安梦。尽管结局仍然是悲剧,但至少应了阮小七“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的愿望,实现了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追求,也就是圆了这些侠客们寻找“知己”、为“知己”所用的梦。而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则斩掉了他们的希望,使侠们终于万劫不复地沦落为彻头彻尾的强盗。

金圣叹为什么要这么歹毒,自有他自己的理由。但有一点应当知



道：《水浒传》故事有个历史原型，就是《宋史纲》中所记载的宋江事：“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这个事件毫无感人的浪漫激情。宋江一伙不过是一帮普普通通的强盗土匪，结局也如同一般强盗土匪一样普普通通地被抓住杀了头。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知己”来用他们，因而连魂归蓼儿洼的悲剧情调都无从产生。当然，一百二十回本的招安内容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在《宋史目》中提到有一位亳州知府侯蒙曾建议招安宋江，让他去讨方腊以自赎，但因侯蒙死了，招安的计划没能实施。侯蒙算是宋江的“知己”吗？未必。问题不一定出在侯蒙身上，而可能出在宋史上的宋江身上。因为就历史而言，大盗被招安能否成为侠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张献忠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位凶残暴戾、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又是个诡计多端、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的小人，与“侠”字连一点边都沾不上。他却屡屡被招安。官府对他招安可能是权宜的羁縻之计，也可能是受了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影响而想做他的“知己”。但对于张献忠本人而言，受招安根本没有什么当“替天行道”的侠的意思，纯粹是个诡计。金圣叹显然早就看穿了这一层，所以对侯蒙的主张大加批判。照这样看来，不妨说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是关于侠客的梦想，而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水浒传》则带着一点历史的影子。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刺客，无论有多少虚构的成分，讲的毕竟是历史上的人物或人物类型。而《水浒传》以后的侠客英雄，讲的是故事，是叙述者和接受者的白日梦。那么，到底是什么人

